

## 大家V微语

## 竹根

□唐颖中

●傍晚散步，路经一人家柴堆前，无意间捡起一截竹根，抹去竹根上的尘土，现出橘黄的竹皮，竹乃“虚心、坚其节”，其根也是节节环连，一身硬朗。

●回到家，拿这根竹根于手上，静观其态势，竹根修长酷似人的身姿，竹节犹裙裾，于是一番揣摩，细雕慢琢成一“淑女”，颇显几分婀娜，当做摆件置于案头，家人都说：像，很像呢！

●我不谙雕刻艺术，这截竹根之所以能活现出一个摆件，关键是顺着它的态势，因势利“雕”，最终让它成为“器”的。

●去年在水乡乌镇游览，兴味盎然地看了江南木雕馆，馆藏着中国古代木雕精品器件，有“打渔”“斗蟋蟀”“敲锣打鼓”等生活场景，也有“龙凤呈祥”“松鼠吃葡萄”“梅兰竹菊”等传统图样，细细品味，形态各异的木雕，无不透着顺其原木的“势”将其雕成形态各异的“器”。

●人，犹似原木竹根，雕刀就攥在自己手中，如果将自己能雕成什么、不能雕成什么的“势”找准了，人生可谓成功了一半，否则就像我昨天欲木雕一人像，花费了很大气力雕至一半，发现关键处有个树结疤，结果不得不前功尽弃。

## 我的乐园

□傅瑄懿

有些人的乐园在图书馆，有些人的乐园在游乐场，而我的乐园是在姥姥家那色彩缤纷、美不胜收的花园里。

春天，嫩绿的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，和美丽的花儿打招呼，柳树姑娘披上了长发，随着风翩翩起舞，小草也跟着柳树姑娘摆动着身子。喇叭花把春天到来的消息告诉所有人：“春天来啦，春天来啦，该起床啦！”万物苏醒，花园里顿时热闹起来了。

夏天，向日葵醒来了，它们互相打招呼：“你睡得好吗？还可以呀，你呢？”还有的仿佛在打哈欠、伸懒腰。它们就像一个个小太阳在对着世界微笑。

秋天，菊花从睡梦中苏醒，有黄色的、白色的、粉色的、橙色的，还有红色的。它们争奇斗艳，好像在参加选美大赛。互不相让地在喊：“我最美，我最美！”

冬天，大部分的植物都进入了甜甜的梦乡，只有月季花孤独地守护着花园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和它一起玩耍。

姥姥家的花园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论什么季节，都能给我带来无限快乐。

## 我的长城

□廖奔

的筌路蓝缕，去体验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的铁血征战，去寻法显、玄奘的宗教忍忍之途，去感受丝绸之路的绵延不绝。

长城是人类冷兵器时代最为恢宏、苍凉的防御体系，用它的坚固持久阻敌于国门之外，为富庶而娇嫩的农耕文明筑起一道篱笆。开了菜园子，总要修起篱笆以防外人进来毁菜。修篱笆的人没有想着出去毁别人的东西，只想着守护好自己的东西。两千年来，长城守护着土地和农耕，守护着定居和种植，守护着房屋和庄稼，守护着妇女和儿童，这才有了多数时间里的和平与宁静，延续了中华脉息。

长城用夯土、砌砖、垒石的方法，按照古代城池技术和建造工序，在荒山野岭之上、悬崖峭壁之巅，用工匠、民夫、士兵的滴滴血汗粘接而成。它是用生生世世的接力打造、绵绵不绝的永恒戎边、无数劳工的遗骸谷底、千万家庭的妻离子散作代价的工程，这才换来相对的安居与和平，其成本无法测算。

中国历史是蜿蜒曲折的，因而我们的精神图腾——黄河、长江、龙、长城、大运河，无一不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线。它们让人联想到绵延不绝、生生不息，虽有高低起伏、时断时续，但终究是永不停歇、继续开来。

在历史的进程中，农耕、游牧的界限泯灭了，长城最终也成了内城，两岸的文明融合为一体。当锐利的工业文明切入柔软的农业文明，新的民族危亡来临，长城失去了它的固有优势和作用，中华儿女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去筑起新的长城，在弹片横飞的战火中寻求民族的重生。

今天的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之林，长城已经成为历史文化遗迹，成为我们对先祖披荆斩棘功勋的缅怀与纪念。长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既是人类伟大遗产的无价存留，也是中华民族特定心理与情感的珍贵结晶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外国人到北京要体验三件事：吃烤鸭、看梅兰芳、游长城。当他们登上八达岭长城最高点的观日台，金风萧飒，俯瞰的是中华大好河山。

长城，象征着一个伟大东方民族的意志与气魄、智慧和精神。

愿长城成为文化使者，引领我们与全世界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。

## 那些年那些事儿

## 占碾子

□曹凌

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石碾石磨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应该有深刻印象。碾子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，上面就是套在木架里的石头滚子。滚子的工作面，就是中间的碾盘。

一天孙子放学后，说：“爷爷你做做这道数学题”，我一看又是图箭头加号什么的，弄不了。落了个“笨笨”呢。儿子像他儿子这么大时，也弄了一道题并留纸条：“爸，你做一下这道题”。小学的数学咱也弄不了。“还整训人，连这也不会。”儿子“居低临上”地瞅着我。

时下，孙子继承他老子犯上传统，居然考爷。为捞回面子，我问：“你知道什么叫‘占碾子’吗？”

孙子摇摇头说：“么叫呵个诶？”

记得村中央十字街西北角文享哥家大门洞有一石碾，在村子十几个石碾中，是头号。宽大的门洞放一盘大石碾，滚子碾盘平细，泛着暗青色光亮，碾木梆梆子、绿豆等，须两人以上推，碾的面质地细腻，村人争着用这盘老石碾。这老石碾可谓“五星”级了。

“去给咱占碾子！”大人差遣孩子道。拿了小秃条扫，一溜烟儿奔十字街，那门洞的大石碾，像个老者稳坐在那，把条扫放在碾盘上，告诉后来的人，已有人家用了。这个习俗不知从哪辈子传下来的。

推碾子是村上人经典功课，推碾的木杠插在滚架上，逆时针运动。有时推一半天，占碾子晚的，等等没人用了再用，天黑下来了。晚饭足干三碗山药白粥，才有气力夜战。哥俩推磨不得懒儿，一个不使劲儿，另一个推不动，需齐心协力。有时哥俩儿捣蛋，常遭姥爷训斥：“欠揍，养活你们这宗子玩艺儿，还不如喂两只鸡哩！”姥爷火气大，爱骂人，我百分之九十九骂人的话受其陶染。

姥姥听不得姥爷的话。说：“你可让鸡帮你推呀？！说话一点不冲趟儿（不在理）”。

我不怕出力，就怕转圈，头旋，严重时想吐。看电影新闻纪录片中空军飞行在圆圈里旋转就晕。故后来选择到陆军当兵。现在有人围我转圈就得跪地求饶。

不喜欢在全封闭的碾棚推碾子。露天推碾子还好，能四下瞅瞅，透气好，稍晕即逝。姥姥知道了，净让我占村南碾哥家的小号露天碾子。小半天能碾一布袋邦子，我推碾姥姥在布乐（簸箩）里用罗筛面，粗细分开。当然，露天推碾子是在春夏秋冬三季。有时推着推着下起雨来，收起东西往回跑，姥姥颠着小脚跑到人家避雨。下一小阵儿又停了，听身后姥姥喊：“玲，回来吧！”只得返回阵地继续战斗。

日子也像这碾子一样，一圈圈地转，小孩转大了，年轻的转老了，老的转没了。碾道的足迹，延伸着生活的步伐。在轮回中演绎时代更替。

偶尔，也会用碾子。只是不好找。孙老师说他家，碾韭菜花儿，比捣碎机味道纯正。有的就吃人工碾的申子荏子，让人羡慕。

石碾石磨完成古老使命，已进入农耕文明博物馆。那些石质的牙齿，让人咀嚼过往……



## 文史杂谈

## 古代的“沐浴”

□郭栋

现代人往往把“洗澡”当成了“沐浴”，并把它看成是生活中最为平常的小事。然而，沐浴在古代却被视为一件礼仪大事，甚至还被纳入“孝”的一部分。追溯“沐浴”的来龙去脉，或许会令现代文明人大吃一惊：它不仅丰富了历史故事，推动了纺织业、陶瓷业、中草药和健身等行业的发展，还开发了一个独特的法定节假日——“沐浴”假。

在甲骨文中，而“浴”字则像一个人用双手掬水洗头，而“浴”字则像一个人处于器皿之中，身边洒下点点水滴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解释得更到位：“沐，濯发也，浴，洒身也；洗，洒足也，澡，洒手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古代人对于洗发、洗身、洗手、洗脚都制定了专门的名称。而古代的“洗澡”更像我们今天饭前和睡前的洗手、洗脚。

沐浴，最早跟殷商有关。传说商朝未建立前，其部落头领的妻子简狄，在一次沐浴时不小心吞下玄鸟的卵，后来便生下商族始祖契。殷商王朝的创始人成汤还特意在自己的洗澡盘上刻下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自励格言，以警醒自己要不断更新、不断超越。

相比之下，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篇说得就实在多：“其有邪者，渍形以为汗。”“渍形”的意思就是，用热水洗浴能预防疾病，具有保健作用。这跟我们今天洗热水澡的功能差不多，洗澡就是清洁皮肤、促进血液循环，起到健身作用。

西周王朝对待“沐浴”是最虔诚的，也给沐浴增加了许多新的重要功能。比如祭祀和朝见天子之前必须要“沐浴净身”，以示内心洁净虔诚。史载，西周时期每逢重大祭祀

活动，先要进行两次斋戒：祭前十日或三日，叫“戒”，祭前三日或一日，叫做“宿”，均有专职官员主持。除沐浴、更衣外，还必须屏息一切活动，以防“失正”“散思”。当然，“戒”中还包含戒食韭菜一类的辛辣之物，以彻底净化身体、防止口中喷出臭气。

朝见天子也不能马虎，西周规定，当诸侯入京朝见时，天子会赐一块用来斋戒沐浴的封邑，称为“汤沐邑”。专门为沐浴划出属地，可见沐浴在当时多么神圣。沐浴被纳入“孝”也是西周人干的。《礼记·内则》说，西周还规定了沐浴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。比如对一天洗几次手、洗澡后用细葛巾擦拭上身及葛巾擦干下身等都有讲究。平民家庭也不能轻视沐浴，子女每三天要烧一次热水为父母洗发，每五天要烧一次热水给高堂洗澡。此外，还规定丈夫跟妻子不能共用一个浴室或澡盆等。

汉代的“沐浴”，除了清洁身体外，还增加了娱乐休闲内容，使其成为公职人员的一种“福利”。东汉《汉官仪》说：“五日一假洗沐，亦曰休沐。”

也就是说，汉代官员每工作五天便可以有一天用来沐浴更衣、回家团聚。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，我国实行“五天工作制”的历史非常悠久。与此同时，汉代和魏晋的文人墨客在每年三月初的上巳节时，还把踏青、流杯、拔河等娱乐项目引进“沐浴”之中，使西周流传的“沐浴”一下子变得平易近人起来。

唐朝可以称得上是沐浴盛世。从唐代开始，人们沐浴还普遍使用生态“沐浴液”——即各种花草和一些中草药擦身。